

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们这个好社会到处就是充斥着这些小人儿；充斥着这些所谓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充斥着所谓新生的第二代。我愤怒，我咒诅，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尽管我的技巧还没有成熟，尽管我的观察还有遗漏，但我爱人类、爱成千成万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心是永远热烈的！”

从不知甘苦的三毛到无依无靠的三毛，艺术形象身份的转变，也反映出张乐平先生的漫画创作上升到刻画人性的高度，担负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抨击假恶丑，呼唤真善美。正如张乐平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把我对他们的同情、友爱，通过我的画笔付与三毛！我从未措意自己

的劳苦，我更未计及自己的成败，我只一心一意通过三毛传达出人生的爱与恨、是与非、光明与黑暗……”

影响不绝

除了深刻的思想性与尖锐的批判性，《三毛流浪记》之所以能成就如此高的艺术地位与社会影响，离不开极高的艺术性，尤其是张乐平先生长年创作、速写所积累的基本功，加之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使得每一张画面都呈现造型准确、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对此，美术史论家黄可先生曾这样评述：三毛的造型，除了头部特征基本与早期的三毛相似外，其余部分则突出了三毛因为长期流浪不得温饱而营养不良，所以体格特别瘦骨嶙峋。而

对于三毛精神气质的刻绘，特别强调机智勇敢、正义有为、助人为乐，使人一见就感到可爱和亲近。就绘画表现技巧而言，线条已是圆熟伶俐，发挥到几乎可以一笔不多也不少的地步。此外，构图、情节的安排，也都做到了无可挑剔。这源于张乐平先生成熟老辣的艺术造诣与造型能力，正如他对戴敦邦先生所教诲的那样：“画人，从头画起不算本事，要能够从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开始画起，最后做到造型生动，用笔准确，这才是本事！”

张乐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画稿，张乐平先生往往得改上好几遍，这是他一直以来创作的习惯。黄永玉先生曾经撰文回忆，自己在赣州第一次遇到张乐平时，当时张乐平正好在画三毛，只见他坐在窗台旁，重复地画同样的稿，一点点不自然就撕掉重来。画到就差几笔可以收尾，突然觉得一个地方画得不满意，不准确，张乐平毫不犹豫就撕了重画。当时黄永玉眼睁睁看着张乐平同样的内容画了整整6稿，画到他自己都跟自己生气，就发表自己的看法：“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没想到平时一贯随和的张乐平却认真了，手指一下一下点着黄永玉，轻声地说：“依勿可以那能讲，做事体要做透，做到自家既言话讲，勿要等人家讲出



左图：《三毛流浪记》一前倨后恭。